

【闽都新谭】



在福州子路老年之家,谢华珍阿姨对我说,她写了很多歌。我有些吃惊,没想到她深藏不露,不但会弹钢琴,还会写歌。

第二天,护工小郭把谢阿姨、张克明伯伯、廖月娥阿姨和我组织到一起唱歌。小郭用手机选好歌曲,谢阿姨从包里拿出一本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几张广告纸,那种厚厚的铜版纸。谢阿姨把小册子放到桌面,说这是她写的歌。

我们开始唱歌了,小郭的手机里播放着《小草》。谢阿姨双手在广告纸上摸索着,跟着一起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我终于明白,小册子上有盲文,是谢阿姨用盲文笔抄的歌词,而不是我以为的是她本人谱写的乐曲或者填写的歌词。谢阿姨不说抄,说写,是有道理的。抄,是双手根据眼睛所见的字,用笔抄在纸或本子上。而谢阿姨失明看不见,是写,她是根据声音一字一词一句地听写,多么准确和形象。这形象和准确,听起来让人心里有一丝莫名的酸涩。

六个点组成的盲文,被盲文笔扎成一个个小凸点,用双手抚摸着这些位置排列不同的点进行阅读。十几页纸的小册子,扎上盲文后,原本单薄的纸张膨胀起来,蓬松起来,像一个发面馒头,看似厚厚的,其实也写不了几首歌。

小郭又报出几首歌名,谢阿姨翻开一页纸,有些遗憾地说:“这些歌我没写,也不会唱了,只记得歌谱。”谢阿姨的双手来回在小册子上摸索着,没有找到需要的歌,有些失落。

我想着自己可以帮助谢阿姨完成这件事。唱完歌,我就对她说:“谢阿姨,我来帮你写歌吧。”谢阿姨转过头,伸出手在空中划了一下,像是在寻找我。

我想起在志愿者培训课上,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张美艳授课时讲的内容,与盲人打招呼时可以去握对方的手,让盲友有方向感,促进交流。我连忙伸出手去与谢阿姨握手,她用双手牵起我的手轻轻抚摸,像是要找到特别的记号。她转过身向我,开心地说:“好啊,谢谢小赵帮忙,给你添麻烦了。”

谢阿姨今年84岁,还不会用智能手机。她5岁失明后就被送到盲校,学习文化、学习生活技能,从盲校毕业后又去北京进修,还到河南当了几年盲校老师,后辗转回到家乡福州。盲人使用的智能手机装有专门的读屏软件,在触摸时会有人工智能语音读屏,他们用手机的主要方式

乘着歌声的翅膀



谢阿姨正在用盲文「写」歌。

是靠“听”。谢阿姨有上学、有读书、有文化,肯定能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只是身边没有年轻的盲友来细心地教她。

谢阿姨说先写《珊瑚颂》。她掏出盲文板、盲文笔和一叠花花绿绿的广告纸,摸索着将盲文板套在广告纸上。谢阿姨突然问我,“珊瑚”两个字怎么写?

我对谢阿姨说,珊,左右结构,“王”字傍加一册书的“册”;瑚,左右结构,“王”字傍加古月“胡”。我只能按照汉字的书写形式告诉她,因为我不知道相对应的六个点的盲文该如何表述。至于汉字,她是扎出六个点,我是写出横竖撇捺。

绿色的塑料盲文板像我们上学时用的塑料尺子,有上下两条。上面的一条有几排小小的长方形空格,空格里有6个点,盲文就是扎在这些格子的点位里,组合出一个字的读音。下面一条是垫板,垫在书写纸下面,防止盲文笔扎到下面其他的纸。盲文笔是一根与牙签长短和粗细相近的铁针,顶端有一个圆形的塑料柄。谢阿姨把广告纸夹在盲文板里,拿着盲文笔在盲文板上,从右向左写着。木质的桌面发出“笃笃笃,笃笃笃……”的铁针撞击声。声音清脆,有如山涧的涓涓溪流。

“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珊瑚树红春常在,风波浪里把花开……”我读给谢阿姨听,倏然被这些歌词直击心灵,皮肤和毛孔都为之一震颤。一天又一天,忙忙碌碌地在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奔波,我的胸腔里长满了荒草,我的灵魂甚至麻木,我是多久没有唱歌了,没有唱这些动人心弦、催人奋进的歌了?

“风波浪里把花开”,多么让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的歌词。风雨之中坚定向光向暖的心灵追求,就会收获坦然和超越,迷茫而消沉的灵魂就会壮大丰富起来。这些歌词,我是读给谢阿姨听,也是读给我自己听。

谢阿姨写着,一脸平静,甚至是享受。盲文书写的顺序是从右到左,盲人在盲文板方格的点位里,根据每个字的读音扎出不同位置的点。一张纸写完,取下盲文板,将纸翻过来,凸起的盲点就是盲文,再从左到右触摸辨认阅读。这是盲文的特点——反写正读。

“笃笃笃,笃笃笃……”仔细听,盲文笔每一次落笔的声音基本相同,有些单调。那一个个深浅相同、直径一样的小小圆点,单独存在时并不能表达什么意思,在盲文板的方格里进行了不同的排列后,就有了鲜活饱满的生命,就有了辽阔庄严的使命,一点一点,连接着歌声,连接着情感,连接着心灵,连接着光明。

我想,用盲文的六点书写法,谢阿姨写出来的有些盲文是同音字,是“珊瑚”或是“山胡”,究竟是哪两个字,她一定是只知其音不识其状。我有一个盲人作家朋友,我们在平台上交流或者我阅读他的文章时,经常读到同音的别字。他看不见字,无法从一组同音字里进行正确的选择,他的文章需要明眼人帮助校对。但是,这又何妨?

一个人在双眼失明或视力障碍之外,身心不残,当然可以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盲文和汉字长着不同的面孔,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却是盲人朋友生命里最神圣最庄重的组成部分。谢阿姨扎出这些歌词,再用心唱出来,我就听到了花开的声音。

第二首歌曲是《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所处的大厅,有一整面的墙壁都是窗户,初冬的阳光从窗户洒进来,照在我们身上。谢阿姨写着,一头白发在阳光里闪着银光。至于时间,至于光阴,她是在到了可以追回的年龄。可这追问会有答案吗?

注定无解。生命短暂,时光永恒。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在短暂的一生里,茫茫人海,总有一些人在向往光明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追光而行,默默地留下一串串平凡又闪光的脚印。我不再怅然。转头望一下窗外,福州的初冬依然是四季不变的绿。这座地处东南沿海的城市,冬天与秋天没有太大的变化。阳光在,蓝天在,白云在,榕树依然葳蕤,枝繁叶茂,青翠碧绿。只是偶尔一阵风吹过,会多飘下几片比夏天更黄更枯的落叶,这算是对季节的真诚回应。

谢阿姨波澜不惊。她一边写一边唱,这首新歌,她是跟着收音机学会的。谢阿姨写得很快,最后写的一首歌曲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读着手机里的歌词,也跟着唱了起来:“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谢阿姨也哼唱了起来。她唱的声音很低,也很柔和很动听。她双眼紧闭,脸上却有光,一脸的陶醉和喜悦。她唱着歌,欢愉的心像是乘着歌声的翅膀,在平静安宁的世界里翱翔。音乐可以疗伤,纵然命运多舛,心中有歌的人,心里就有了亮光。谢阿姨眼前一片黑暗,她却用音乐把黑暗撕开了一道光明的口子。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唱着唱着,心里就有了超越,就有了阳光。我们写着,直到谢阿姨把“本子”写完。那一天,我把写歌的经过做成了视频。朋友美艳转发到朋友圈后,有网友留言,这是黄金搭档。迄今为止,这条视频,点击量和在看人数达到我视频号里数量之最。写歌,是一个残疾人和一个盲人完美组合的故事。宇宙浩瀚,包罗万象。世界不需要同一,但需要同在。我想,那些观看这条写歌视频并伸出手指点亮小红心的人,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里都有一颗红心。他们,也与我们同在。

从子路老年之家回来已过去一个月,我撕下旧挂历纸的刹那,突然想到谢阿姨。在时间的河流里,这张挂历纸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我要把这张光滑厚重的挂历纸保存起来,下次见到谢阿姨时,我会郑重地把挂历纸交给她,我们再一起写一首歌。

母亲的厨艺

毫无厨艺可言——这是母亲亲自给自己盖的戳。“我那几个好友,哪个不是随便便能做出一桌菜的?但凡学点皮毛,我也不至于‘凡肉类必炖,鱼类必煮,菜类必炒’。”母亲的自我总结,精准到位,毫无故作谦虚之嫌。

肉类必炖,怎么个炖法?肉焯过水后放入高压锅内,加水放生姜,盖上锅盖,猛火烧至高压锅嗤嗤作响,直接关火完事。跟着母亲生活的那十几年,我深深以为“红烧排骨”是一道极其繁琐的菜式。至于什么“煨”“煲”之法,更无见识。如果“炖”如功夫,那母亲的炖法,几十年如一日,永远在“入门级”。

鱼类必煮,相差不多,鱼去鳞剖肚入锅,加水放姜片,煮熟。何须理它什么肉、什么鱼呢!只要有水、有生姜,母亲自带“煮”遍天下鱼肉的霸气。

菜类必炒,相比之下,已无从挑剔。锅内放油,等油烧干,先放入蒜末,紧接倒入青菜,炒熟后放盐。多了几步骤,多少显得用了心的。但母亲的好友,依旧看下去,循循教导:“炒土豆尾这类菜,好歹倒点福建老酒或加点糖。”

“加酒或糖,都很上火!”母亲非常认真!唉,没有不愿意教的老师,只有不愿意学的学生。作为“怕上火”的最佳代言人,“水克火”,在母亲那儿是真理般的存在,母亲是凭维护真理般的较真做到“毫无厨艺”的。幸亏那个年代,没人推崇减肥,没人意识青菜也可以白水煮的,不然我们大约连“炒菜”都吃不上的。

在夏天,尤为夸张,凉草水是我们的日常饮用水。小学没毕业的母亲,怎么就懂“五行相克”且走火入魔的?这是不解之谜。

父亲经常胃痛,我呢,老早就紧随其后,于是母亲也给我定了性:“小小年纪,就胃痛,遗传不好!”既然是遗传不好,那只能怪父亲了。

等我考到了中医药大学,携带不好遗传基因的父亲,在我这儿,才得以平反。什么胃脘绵绵冷痛、喜温喜按、少气懒言……一派“脾胃虚寒”征象,我的这团“胃火”被“水”克得好苦啊!忍不住抱怨:“母亲怎么就笃定我们个个都是易上火的体质?五行相克相生,她究竟是学了哪一克哪一生啊?”

我工作多年后,有次和母亲聊天,不知怎地,聊到了“打针”。她一脸严肃地跟我说:“有人跟我说过,打针时,一定要将针筒里面的空气排干净,不然容易出人命。”那认真劲,和说“加酒或糖,都很上火”时,是一模一样的!

我工作多年,对“有人”是有条件反射的。猜想母亲如我常遇见的一类患者一样,“有人”一本正经地向她传授了知识,她深以为然。而这个“有人”,也许只是个邻居,也许只是个病友,却有医生无法想象的权威,要推翻或者纠正这些“权威”,绝非易事。母亲凭借着这些“权威”,坚定地守护着全家的饮食健康。只能怪“有人”没告诉过她“物极必反”。

推翻“有人”的权威,自然要再抬出“五行”,我既有了解题思路,母亲的厨艺就不怕没有改善的一天!

【雕刻时光】



在平潭塘屿岛的那个清晨,天还未破晓,我们便怀揣着满心的期待,悄然来到海边,静候那海上日出的壮丽时刻。

夜色如墨,浓重地笼罩着海面,一片静谧深邃。微风轻抚,海面泛起粼粼波光,恰似“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远处的海平线,在黑暗中隐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仿若“天际霞光入水中,水中天际一时红”,那是朝阳即将喷薄而出的前奏,神秘而诱人。

我们静静地站在海边,呼吸着略带咸味的空气,感受着清晨的微凉。海鸟不知何时醒来,它们在海风的陪伴下自由翱翔,欢快的鸣叫声打破了这片宁静,为这即将到来的日出增添了几分生动。

渐渐地,那抹光亮变得强烈起来,淡金色的光线慢慢扩散,宛如一位娇羞的少女,小心翼翼地探出了头。海面在这温柔的光线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波光闪烁,如梦如幻,恰似“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此时的大海,犹如一位慈祥的母亲,轻轻地拥抱着世界,给予我们无尽的温暖与安宁。

突然,那轮红日猛地从海平线上一跃而出,瞬间,金色的光芒如利剑般刺破黑暗,照亮了整个海面。海水被染成了一片

日出塘屿岛

■梅春

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艺术创作。看到那火红的太阳,他们的想象力像是被点燃的烟火,绽放出绚烂的光芒。一会儿拿出香烟准备用太阳点烟,那看似荒诞的举动背后,是他们对未知的大胆探索和无畏尝试;一会儿用手比画出一个心字形,努力寻找角度,要把太阳放到心里面去,那是他们内心纯真情感的直白表达。

还有一个更离谱的小伙伴,他竟想跳跃起来把太阳踩到脚下。他奋力跃起的身影,在阳光的背景下,勾勒出一幅充满勇气和幻想的画面。他的行为让人感到既好笑又可爱,这正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最真实体现。朋友们看着他们,不禁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那笑声,如同风中的银铃,清脆悦耳,在空气中荡漾开来,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欢乐的气息。

海风轻拂,带来了大海的气息,也带来了生命的活力。那波光粼粼的海面,像是流动的金色诗篇,每一个波峰都是大自

然写下的优美词句。海鸥在蓝天下自由飞翔,它们的身姿与这片金色的海洋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站在这片金色的沙滩上,我们倾听着大海的声音,感受着它的力量与温柔。在这日出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一切烦恼与疲惫都被抛诸脑后,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宁静与喜悦。

蓝眼泪的传说(外一首)

■刘希

此刻,天幕垂下罗帐帷
身影恍若与海天一体
你婷婷袅袅 舞落云鬟
我的手握紧你的腰
只在一瞬间
暮天席地霞觥银屏
都是透明的天河云汉

其实,只要有光影和空气
走到哪里,哪里都是你的殿堂
传说说有七秒钟的记忆
而我只有一秒钟的告白
没有心跳 也没有呼吸
鸾凤和鸣
弥漫弱水三千丈

我的背后
有玉露冷冷 金风渐渐
连星空银河也一同入框
此夕有云路风车
更有银汉鹊桥
浮槎来了
我们去奔赴下一场佳期吧

转角邂逅

咖啡还冒着热气
阳光斜斜地照在窗上
街角 闪闪发光
额头 闪闪发光
盛装的春天
整个周四的午后
其完美的奢念温育着我心
溢出某种味道 气息
纯度极高 极馥郁

【诗歌】

像某个时段的叠加
思念发足狂奔
而我瞬间失去视距
瞳孔也因此失圆
此时某人在 不在
都热烈如焰 如火
如光刻机透明
如电影般的存在



绝招

■刘希

刘林这阵子接到一个任务,务必在半个月,将后门面墙外面的杂草清除干净。那块地长约五百米,宽约四五米,原本规划是修条公路,可是经费紧张,一时半会修不了。现在杂草有半人高,有碍观瞻,最近听说有领导要来检查,这个任务落在刚刚入职的刘林头上。

刘林很恼火,也很无奈。主任说了,自己割可以,打除草剂也行,反正就是不能看到杂草。如果干得好,可以继续干,干不好就走人。刘林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虽然感觉领导有些为难他,自己就像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但也只能点头允许。

下班时,他经过主任办公室,听到门内有人小声说话:“这么难的事,怎么想到交给一个新来的?”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有个亲戚想进来上班,可是没有名额了,要是这个新人干不好,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补招进来……”

“还是你厉害,生姜还是老的辣……”话毕,一阵哄笑。刘林顿时像吞了只苍蝇,奈何想保住工作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他向人打听,这大面积的荒地,打除草剂肯定不行,自己割吧,说不定这刀刚割完,那边又长起来了。怎么就接到这么个破任务呢?母亲打来电话时,刘林正在生闷气,听出他的语气不大对,母亲追问缘由,刘林只好和盘托出。母亲说:“傻孩子,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买把镰刀,买把锄头,我保管你花不了多久,这事儿就能解决……”刘林听得半信半疑。

“相信我,这些事,我比你懂。”母亲言之凿凿。刘林动了心,他想,反正一把镰刀一把锄头也费不了多少钱,那就试试吧。

正是秋天,小区里的桂花全开了,香气扑鼻而来。一大早,散步的,遛狗的,打太极都在小区里遛弯儿,老头老太太居多。刘林扛着工具,很不情愿地来到了后门,按照母亲的指点躬下身割草,割了一小块后,就开始抡起锄头挖地。一个老头见了,好奇地走了过来:“小伙子,你这是开荒种菜吗?”

“是啊是啊。”刘林赶紧热情回应。老头说:“我早就觉得这块地荒着可惜,可又不敢开荒出来种菜,怕人说,你看我这老胳膊老腿,种点菜既能自己吃,还能锻炼身体,多好的事儿。”

“可以种的,我就是物业的。”刘林的话像一剂强心剂注入了老人的心里,老人顿时心花怒放,飞快地准备开荒的工具去了。

没过多久,一个老太太也走了过来,笑嘻嘻地问:“小伙子,这儿真的能种菜吗?要是能的话,我等下去买把锄头,把这儿挖一块,种点小白菜。”

“种吧,种吧,自己种的小白菜好吃。”刘林满心欢喜。接连有好几个老人找刘林搭话,都是询问种菜的事。刘林知道,母亲这方法可行。

那些老头老太太,很积极地扛来了锄头,扬起了镰刀,兴高采烈地干起活来。那些散步的,路过的,也都动了心,纷纷加入进来,你一块,我一块,很快,荒地上站满了忙忙碌碌的人,很快,那些荒草就倒了下去,并且连根拔起,锄的锄草,挖的挖地,撒的撒种,栽的栽菜,挑的挑水,忙得不亦乐乎,刘林看到这一番场景,心里乐开了花,这下根本就不担心完不成任务了,一个多星期的工夫,荒地全被开垦出来,撒上了菜种子,栽上了小菜苗。连凸起的小山包,都没有放过。

刘林顺利完成了任务,他开心地给母亲打电话,问母亲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母亲说:“我上次在你姐小区住了半个月,坐卧不安,心里总不得劲,总想着要有块地种点菜就好了,一问楼上楼下的老头老太太,她们也都是这么想的……”

